

济南泉水文化通览

济南市人民政府 主办
济南市史志办公室 编



陆 敏 等 撰稿

济南出版社

济南泉水文化通览

济南市人民政府 主办
济南市史志办公室 编



陆敏等撰稿

济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济南泉水文化通览 / 济南市史志办公室编. -- 济南:
济南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488-0850-3

I. ①济… II. ①济… III. ①泉水—文化—济南市

IV. ① K9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86313 号

济南泉水文化通览·泉与泉城

济南市史志办公室 编 陆敏 等 撰稿

责任编辑 戴梅海 朱向泓 朱 琦

装帧设计 朱爱军 张 红

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

印 刷 济南黄氏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1300 千

印 张 91.5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3000 套

书 号 ISBN 978-7-5488-0850-3

定 价 360.00 元 (全六册)

编纂委员会

名誉主任 王 敏

主 任 杨鲁豫

副 主 任 孙晓刚 杨 峰 巩宪群 李华贤 李吉乾
杜 平 张德萍 李吉祥

顾 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邢玉墀 朱文兴 刘秋增 安作璋 杜泽逊 张福山
钟 华 诸葛士廉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少伦 王拥华 王 毅 王铁志 王继东 田 庄
刘 浩 刘程华 孙平远 李景全 张 利 张 岩
张曰良 张永华 赵其民 赵忠诚 凌安中 贾玉良
崔 刚 韩永军 韩圣喜 韩晓光 潘大波

济南泉水文化通览

主 编 李吉祥

副 主 编 朱佩峰 綦延辉 杜加臣 庞新华

特约副主编 郭德芳

编 辑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爱军	刁文菁	王 炜	王 洋	王 群	代戈红
祁忠举	孙 广	李国宇	宋高峰	张 阳	张超强
陈 蕾	宣 涛	夏 兵	高江娜	郭建群	董殿勋
景国富	路玉增				

参编人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文玲	于惠民	万慧永	马交国	王 文	王卫东
王永波	王伊娟	王桂欣	王鲁飞	尤凤尧	孔宪雷
邢立亭	朱亚非	任宝祯	刘书龙	李 铭	吴洪业
张 宏	张华松	张建华	陆 敏	陈振鹏	国兴华
罗 涛	周长风	赵 建	赵玉德	赵延铸	赵钟云
赵晓林	荣 斌	侯 环	侯 林	侯 琪	姜等松
秦若戟	党明德	徐家茂	奚德荫	唐景椿	彭玉明
释 达	雍 坚	戴永夏	魏 巍		

照片提供

王 琴	王 锋	王亮朝	王鲁生	吕传泉	孙 岫
李 亮	李 彦	李凤民	李秀平	李建辉	李瑞勇
张泉刚	张崇元	陈长礼	陈令宝	孟繁林	贺鸿道
袁 磊	袁寒松	郭松舟	曹丽君	常德宝	梁 莹
董丽娜	满 琦				

目 录

第一章 济南城市的起源与发展	1
第一节 济南文明的起源和中心城邑的变迁	1
第二节 济南城区的起源与发展	4
第三节 明清时期济南城区	8
第四节 泉水与古代济南园林	15
第五节 泉水与航运	21
第二章 泉水与近现代济南城市建设	25
第一节 近代济南城市建设	25
第二节 现代济南城市建设	29
第三章 泉水旅游	46
第一节 趵突泉泉群游	46
第二节 五龙潭泉群游	50
第三节 老城区泉水游	53
第四节 珍珠泉泉群游	56
第五节 黑虎泉泉群游	58
第六节 护城河游	59
第七节 大明湖游	65
第八节 小清河游	84
第九节 东郊泉水游	87



第十节 历城泉水游	92
第十一节 章丘泉水游	104
第十二节 长清泉水游	107
第十三节 平阴泉水游	111
第十四节 商河温泉游	115
 第四章 泉水保护	 119
第一节 依法保泉	119
第二节 补源节水	133
第三节 保泉研究宣传	144

第一章 济南城市的起源与发展

第一节 济南文明的起源和中心城邑的变迁

古时济南南依泰山，北临济水，有肥沃的山前冲积平原和高地，泉水、湿地众多，河湖密布，是古人类理想的聚居地。大约在距今1万年前，济南先民开始从原始森林和洞穴中走出，来到山前冲积平原，逐步过上定居生活。对章丘西河、小荆山，长清月庄，历城张马屯、盛福庄等遗址的调查考古发掘证明，早在八九千年前，济南即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西河遗址是新石器时代后李文化在济南地区的代表。遗址位于济青公路（省道102线）北侧，西距济南东绕城高速约10公里，东距章丘市龙山街道约3公里，东偏南距著名的城子崖遗址约2公里，为一河旁台地。遗址东、西、北三侧由众泉发源的巨野河支流——西河环绕，面积15万平方米。文化遗存主要为新石器时代早期偏晚，距今8400多年。已发现30余座房址及少量灰坑。房址均为半地穴式，面积20~30平方米众多，有的50余平方米，最大的两个达70平方米，排列有序，分布密集，布局合理，显示出当时已存在相当完善和成熟的聚落形态。两座面积较大的房屋遗址，在西南部有台阶式门道，有的门道室内地面还经过烧烤，形成了一层硬结面。储藏区一般在门道的东部，集中摆放器物，以陶釜为主，应为盛存粮食和水。居住区一般位于房内东北部，该区地面大部分经过烧烤，活动区则位于门道至灶之间的空间区域。遗址出土了大量石、骨、蚌、陶器。石器有斧、铲、凿、壶、磨盘、磨棒等，说明了当时的原始居民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生产力水平。陶器有釜、罐、钵、碗、壶等。这些陶器，在原始居

民的社会生活里承担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炊煮、贮存、汲水、餐饮等日常生活都有它们的影子。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兽骨、蚌壳、鱼骨等，出土的哺乳动物遗骸中，以家猪最多，还有少量牛、羊等，使人可以想见原始聚落内人们农耕劳作，家中牲畜肥壮的生活图景。西河遗址已呈现出济南古文明的曙光，成为新石器时代济南早期文化的中心，并为后来的文明发展奠定了基础。

章丘龙山街道办事处的焦家遗址是北辛文化至大汶口文化时期，济南乃至山东地区最重要的古代文化遗址之一。该遗址面积达50余万平方米，出土大量大汶口文化的陶器、玉器，显示出高度发展的社会经济文化水平。

距今约4000多年前，济南文明的中心由西河移至城子崖。城子崖遗址西距济南东绕城高速约12公里，东北距章丘龙山街道约1公里，西偏北距西河遗址约2公里，东北距东平陵城遗址约2公里。遗址为一处隆起的河畔台地，南部山区众泉汇成的东武原河从遗址西侧流过。城子崖遗址是龙山文化的代表遗址和命名地，20世纪90年代的发掘，发现了龙山文化（黑陶文化）、岳石文化（灰陶文化，夏代）和周代的三重城垣，表明该遗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曾是济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陶器多素面、磨光黑灰陶，代表器型有白衣黄(红)陶粗颈袋足鬲、素面肥袋足甗、素面筒腹袋足鬲、扁三角形足或鸟首形足的各式鼎及扁足盆、高圈足盘、直腹宽鋡筒形杯等。出土的石器、玉器多经过磨制，有斧、铲、镰、半月形穿孔石刀、镞等。骨角器有锥、针、笄、镞、鱼叉等，还有穿孔蚌刀和带齿蚌镰，并首次发现由牛和鹿等肩胛骨修治的卜骨。其龙山文化城址，南北长约450米，东西宽约390米，墙基宽约10米，面积近20万平方米，成为济南地区最早的城市雏形，为全国同期规模最大的文化遗存之一。

帝舜是传说中的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首领。《孟子》说舜生诸冯，《墨子》说，“舜耕于历山”，传说中的历山就在今济南历城、历下一带。今济南城区有舜井、舜皇庙、舜妃庙，泺水又被称之为“娥英水”，都

是大舜传说在济南地区的反映，历城、章丘一带的大汶口、龙山文化则是这一传说的考古文化背景。

大约在商代早期晚段，距今约3500年前，济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移至今济南东郊大辛庄一带。大辛庄遗址，位于工业北路南约500米，奥体中路西侧，面积约30万平方米，西侧有已淤废的河道遗迹。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其中有通高50多厘米的大铜鼎、高近30厘米的大铜钺，铜器上铸有铭文。同时还出土了原始瓷、金箔、玉器、石器、骨器。其中，玉器有玉璜、玉铲、玉钺、玉戈、玉镞等；石器有斧、锛、刀、镰；骨器几百件，有簪、匕、针、锥、柄形器等。更重要的是出土了刻有文字的甲骨，是安阳殷墟和郑州商代都城遗址之外，国内首次发现甲骨文的地方。由于考古工作者至今没有探测到古城墙遗址，故古城规模还无法确认。据专家推测，大辛庄一带，为商代东方军事重镇，是商王朝经略东方的统治中心。

商周时代，济南为古谭国（都城在今城子崖、平陵城一带）地。春秋战国时代，济南属齐国，称“冻”、“鞍”、“历下”等邑，为齐国西南边陲重镇。汉代，济南地区的政治中心移至东平陵城。东平陵城为自汉代至晋代济南国、济南郡、平陵县治所在地。东平陵城遗址位于济南城东章丘市龙山街道北侧，西南距城子崖遗址约2公里。遗址边长约2000米，略呈方形，总面积约400万平方米。城址四周可见残存的夯土城墙，宽10~30米，高1~4米，地下保留的墙基宽40米，发现了4座城门遗迹。《齐乘》云“东平陵故城……周二十里，雉堞高峻”，可谓规模宏大。据《水经注》记载，当时有源于南部山区的巨合、关卢和武原三条河道流经东平陵。城内地貌南高北低，地面到处可见砖、瓦和陶器残片。遗址中部西侧300~400米的范围内残留着大量铁渣、矿石、木炭、耐火材料和烧土，为当时的冶铁遗址。南面为陶窑群。东部偏北处发现大面积的夯土基址和铺砖、石的路面，为当时的殿堂遗址。春秋时期，东平陵城归属齐国，称平陵邑，战国时齐被田氏贵族取代，后改平陵县。汉初，置济南郡，为济南地名之始，设治于平陵。高后六年(前182)改东平陵县（因长安附近有平陵县）。东汉

延熹七年（164），设济南国，治东平陵。之所以设治于东平陵，是由于东平陵的地理位置正好处于济南国（郡）所辖区域的几何中心，便于控制全境。当时济南境内有两处要害，一处是历下，为三齐之锁钥，另外一处是长白山，长白山地势险要，为当时的祸乱策源地。《魏书·辛子馥》记载“连接三齐……数州之界，多有盗贼……又诸州豪右在山鼓铸，奸党多依之，又得密造兵杖。”治所在东平陵可以兼控历下和长白山。到公元180年前后，曹操来济南国为相时，这里已经成为“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的大都市了。晋永嘉年间（307~312），济南郡治由东平陵迁驻历城。平陵县仍属济南郡，十六国及南北朝时期因之。北周时废平陵县，平陵城遂废弃。作为郡国首府，自汉初至晋永嘉末年，在长达近500年时间里，东平陵城一直为济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晋“永嘉之乱”后，东平陵失去济南政治中心的位置，迅速衰落，并从此一蹶不振。究其原因，一是东平陵作为济南地区政治军事中心的地理基础不牢固。东平陵四面地势平阔，无险可守，不具有军事战略意义。二是水源不足。东平陵的繁荣离不开关卢和武原两水的丰沛径流，考古发掘曾经在东平陵故城发现有陶制供水管道，说明城市采用了地面供水，而水源来自关卢和武原两水。由于自然条件的变迁，关卢和武原两水径流在历史上逐渐减少，北魏酈道元作《水经注》时关卢水已经出现断流，水源减少是导致东平陵废弃的重要原因。

第二节 济南城区的起源与发展

一座城市的兴起离不开地理环境所提供的各种有利条件。济南古城的兴起也有赖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特别是以泉水为特征的自然地理环境。济南南部丘陵绵延，北部平原宽展，地下水资源得天独厚，尤其以多泉著称于世。在明府城内及周边地区，泉水竞发，形成趵突泉、黑虎泉、珍珠泉和五龙潭四大泉群，有“七十二名泉”之说，实际上数以百计。泉眼密如繁星，泉水溪流纵横，可谓天地造化之奇。泉水深刻地影响了济南

的地表景观，并对济南城市的孕育、择址和城市建设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晋永嘉年间（307~312），济南郡治由东平陵城迁驻历城（今济南明府城内）后，今济南老城区一直为济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自明初至今，一直为山东省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

考古发掘证明，早在八九千年前，今济南城区一带即有人类活动的踪迹。今张马屯、盛福庄、洪家楼、甸柳庄、葛家庄及明府城内等地，到处散见新石器时代遗址、遗迹。但规模较西河、城子崖等遗址要小得多。

《春秋左传》有鲁桓公十八年（前694），鲁桓公会齐侯于泺的记载。泺邑为“三齐之锁钥”，军事战略地位重要。春秋时期著名的齐晋鞍之战，即发生在今济南北郊的马鞍山一带。战国时期，当时的齐国在历山之下，泺水之滨筑历下城。汉代置历城县，并在历下城基础上，筑历城县城。历城县城在今济南明府城城厢的西南部。根据《水经注》记载：“（历）水上承东城历祠下泉，泉源竞发。其水北流，经历城东，又北引水为流杯池……分为二水，右水北出，左水西经历城北。”发源于古舜井的历水（后淤失）经历城东北流，“引水为流杯池”，当为今珍珠泉、濯缨泉、曲水亭街一带；历水左支“西经历城北”，则古城的北墙应在今省府东街一线附近。

《水经注》记载：“（泺）水出历城县故城西南，泉源上奋，水涌若轮。”正好与今趵突泉的位置相合。《水经注》所说历城县的西、南城墙应在今济南老城区西、南城墙的内侧。《太平寰宇记》云“舜井在县东百步”。舜井在今舜井街西，向西走百步是天地坛街，因此古城的东墙不会超出天地坛街以外。汉代历城县城在古代的历水与泺水之间，即今天的天地坛街以西，西门以东，是一座纵横各约六百步的方城。城开四门，均居中，东西两门，南北两门，各有贯穿城区的大街相通，合看成“田”字形。历城县城，具有军事据点的性质。县城夹河，靠山面湖，凭借天险，便于防御。

晋永嘉年间（307~312），济南郡治由东平陵迁来历城后，济南古城的政治地位迅速抬升，先后成为郡、州治所。随着庞大的官僚机构的迁入，规模狭小的历城县城已不敷需要，遂开始在历城县城东侧的历水以东地区建设新城，时称东城。东城与汉历城县城隔历水相望。为顺应历水走

向，并受东南山水冲沟的限制，东城为一长方形，与原有的历城县城形成了双子城的格局。之所以采用双子城的格局，首先，坐落在历水和泺水之间狭小地带的县城，城垣扩展的空间余地很小，跨河而城既无必要，也使建筑工程艰巨化，而把历水括进城内（当时舜井出水量很大，历水流量充沛，河道宽阔），则增加了城内地形的复杂性，不利于总体布局。其次，当时济南以军事职能为主，战事频繁。双子城的格局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在战斗中可以相互呼应，彼此支援，即使一城失陷，另一城依然可以固守，有利于防御。据《水经注》记载，北魏时两城外还有郭。北魏皇兴元年（467），魏将慕容白曜围攻济南城，过了一年才攻下东郭，可见郭也是一道坚固的防御工程。根据“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的原则，两座子城内应以官衙和驻军为主，而外郭则是工商业者等平民百姓居住区。

东城的城址、规模。《水经注》记载：“历水上承东城历祠下泉，泉源竞发。”历祠在东城内，东城的南城墙在今宽厚所街附近，甚至与今济南明府城南墙相合。据《太平寰宇记》记载：“历水在县东门外十步”，苏辙《舜泉诗序》说，舜泉水“自东南流于西北”。发源于舜井的历水从东城流出，西北流至县城东门外，然后北流。历水河道在县城和东城之间。东城的西界，从县城东门（在院前十字口）到北水门（历水出郭旧迹）一线以东。《水经注》记载“历水枝津受历水于历城东，东北经东城西而北出郭”，历水分支在县城的东北方，即今省府东街以北，而右枝津继续北流还要经“东城西”，可见东城北界要远远超出县城北界，在今大明湖路一线附近。北魏时历水陂缩于西北一隅，东湖还不存在，今大明湖的绝大部分还是陆地，东城北界在今东门大街一线。今明府城东门是沿袭北魏时的东郭而来，郭门偏北，固然受地理因素制约，但也考虑到东城北门的交通，从东城北门外东行的大道处开郭门。由于历山顶街以东地势崎岖，沟壑纵横，筑墙不易，东城东界当在按察司街—历山顶街以外。东城总体看南北长，东西短，成长方形，规模比秦汉历城县城大得多。

历城县城及东城的外郭。晋代，大明湖在今五龙潭一带，面积较小。今大明湖古称历水陂。《水经注》云：“湖水引渎东入西郭，东至历城西而侧

城北注陂。”“泺水”北为大明湖，西即大明寺，寺东北两面侧湖，此水便成“净池”。入郭的沟渠与郭外的古大明湖相连，则西郭处于历水陂南与古大明湖之东，故两城的西郭在今济南明府城西墙一线。《水经注》记载：历水右枝北流出郭，注入泺水。北郭应在今济南明府城北墙一线。东郭虽有记载，但是具体位置不甚详细。根据《水经注》所勾勒出的北魏济南城的大致轮廓，表明东、西两城及外郭的范围已包括了今明府城的大部分。

隋文帝开皇三年（583），改济南郡为齐州，治历城。唐元和十五年（820）将全节县并入历城县后，拆除了原东平陵城改筑齐州州城。民间至今流传着关于这次城建工程的传说：沿东平陵城与齐州州城之间的大道上人们并肩而立，传递着由东平陵城拆下的砖石木材，使齐州州城很快建成。齐州城的规模大体与今明府城规模相当。齐州城建成后，由于城内诸泉汇入泺水的水道被城墙隔断，城内泉水泻泄不及，遂于城西北地势低洼地带积水形成今大明湖。湖的西、北两岸临近州城的西、北墙基。这次扩建济南城，是在唐元和十四年（819）朝廷灭掉盘踞在今山东的藩镇李师道之后，将李师道辖地一分为三，以齐州与淄、青、登、莱等州划归平卢节度使（驻青州）。时齐州处在平卢、横海（驻沧州）、天平（驻郾州，即今东平）三区的半合围地带，虽仅为州治，但军事地位重要，故大规模修筑城池。

北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裁齐州，置济南府。南宋时，伪齐王刘豫父子开凿了小清河，将鹊山湖及济南诸泉北注之水导向东流入济水故道，为小清河，自历城、章丘、邹平一直入海。由于济南北郊鹊山水势消落，被逐渐开发成为稻田。城内历水陂（大明湖）的湖面则不断扩大，到金元时几占城三分之一。城内相当大的空间被湖水占据，居住区被限制在城内的中南部。大明湖位置的移动和湖面的扩大使后来城区的拓展别具一格。

金元之际，济南城屡遭兵燹。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元破金时，“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屋庐焚毁，城郭丘墟矣”。诗人元好问在战乱后游览济南，写下《济南行记》。面对残破的济南城池，

元好问哀叹道：“大概承平时，济南楼观天下莫与为比。丧乱二十年，惟有荆榛瓦砾而已。”连年战乱使城区拓展缺乏必要的社会经济基础。元代，置济南路，直隶于中书省。济南作为元朝的“腹里”重镇，经济恢复较快。戴元表《寄赵子昂济南诗》云：“济南官府最风流，闻是山东第一州。”由诗可知，当时的济南城已十分繁华。

第三节 明清时期济南城区

一、明清时期济南城区的拓展

护城河的开掘对古城水文环境有较大影响。济南护城河何时挖掘不见于记载，但到明代初期已经形成完善的护城河体系。规模甚大的护城河工程必然会对老城周围的地下水出露条件造成破坏，同时形成新的地下水出露。有人曾经为四大泉群之一的黑虎泉泉群在宋、金以前的文献中缺失记载感到奇怪，实际上，黑虎泉泉群多悬挂于东南城河岸壁上或位于城河河底，表明黑虎泉泉群与护城河的关系极为密切，有可能是开挖护城河的意外产物。另外，兴修护城河改变了传统的水道网络，城内泉水悉集于大明湖入护城河，城外泉水也直接或间接地汇入护城河以资城防。泺水成为城市防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初置山东行省，济南始为山东省首府，是山东省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及按察使司驻地，成全省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明洪武四年（1371），将原来的土质城墙改用砖石包砌，城“周十二里四十八丈”，为明清时期济南老城厢的城区范围。四座城门在城区拓展中，由于受泉水环境和其他因素的制约，并不处于相等的地位。由于城内大明湖汇聚了府城内诸泉水，北门是水门，启以季春，闭以孟冬，不利通行。北郊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是湖泊沼泽区。清乾隆《历城县志·总纪》载“多陂泽，多斥卤，多砂砾”，故开发较晚，直到清末仍然人口稀少。济南坐落在中原地区与胶东半岛之间的东西交通大道上，东门和西门在城市对外交通中地

位重要。尤其是西门，由于泺水连通大清河，又是小清河的源头，有舟楫之利，成为城市对外交通的水陆枢纽。济南成为省会后，由于官署衙门大量迁入，特别是明德藩王府的修建，使城内空间拥挤不堪。一些住户、商人、官僚，甚至行政机关，只好在城郊选址建房，致使城郊迅速形成人烟稠密的居民区。对济南城来说，以东、西、南城门外为中心形成三条关外大街，然后又以关外大街为主轴，形成次级街巷。离城门愈近，交通愈方便的地方形成居民区也越早，反之，居民区形成就比较晚。

在西门近郊，最有吸引力的莫过于趵突泉一带。这里水源丰富，航运方便，风景秀丽，又距西门较近，因此很快形成以趵突泉为中心的稠密居民区，明末趵突泉周围住户已达数百家。清康熙九年（1670）的一次大风雨中，“趵突泉水溢，飘没庐舍无算”。清乾隆中叶趵突泉周围有20条街巷，达到1208户，4738人。人口稠密，可见一斑。西郊地理条件优越，是济南市最早转化为市区的地方。

南郊近南山，地势高亢，道路坎坷崎岖，也少有水患，并且北有城河，东有黑虎泉群，水源也容易解决，具有定居的许多有利条件。加之南门是南山木材、薪柴、山货等进城的主要通道，促进了南郊的发展。而且南关还是驻军区，营房密集，人数也很可观。到清乾隆中叶，南郊有21街巷，1117户，4851人。

东关发展缓慢。东关一带受地理环境的制约，特别是东南山区山水冲沟经过东关，历史上曾经多次遭到洪水的冲没，另外，东门外偏北靠近人烟稀少的湖泊沼泽地带，门内又有大明湖，是城内居户稀少的地区，这都制约着东郊的发展。故东关较西关、南关的发展要慢得多。到清乾隆中叶，东郊只有7条街巷，不足600人。

清咸丰年间，捻军围攻济南，团练大臣杜堦“因关厢无障蔽，督绅董筑土圩以环之，周四十里”。这就把东、南、西三城郊以及北郊的大片土地围进圩内，大致北到水屯东和柳行头。清同治年间为加强防御改筑石圩，“以城北多水，缺其一面，减土圩之三”。石圩的修筑使城郊与乡村截然分开，标志着城郊已经成为市区的一部分，石圩也就是城区拓展的边界。

除南郊因为是驻军区，有过一定程度的规划外，东、西二郊则完全是自发形成的。居民区的范围和密度受客观条件的制约，西郊盈于西南，缩于西北。东郊则盈于东北，缩于西南。沿着居民区周围所筑的石圩走向也与之相适应。西圩北与老城西北墙相接，呈东北—西南走向；南圩从西圩南端起基本上呈东西一线到教场附近；东圩从教场呈西南—东北走向到花园庄，然后转而西与老城东北城墙相接。

清乾隆至宣统年间济南城郊发展情况统计表

		乾隆	宣统	增长率
街巷（条）	西关	13	29	123%
	南关	21	40	90%
	东关	7	10	43%
	趵突泉区	16	19	18.7%
关厢户口数（户）		3979	17722	345%
关厢人口数（人）		13973	84779	507%

资料来源：

1. 清乾隆《历城县志》卷三《地域考一·里社》
2. 续修《历城县志》卷四《地域考二·里社》

大明湖水面占据了城内大量的空间，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居住区日趋拥挤，遂有填湖成陆，拓展新居住区之举。明清两代湖面北退的速度加快。顾祖禹在《读史方輿纪要》中感叹“旧时湖流浩衍，望华不注峰，如浸水中，今多为居民填塞，治圃环沼，仅存曲港，可通小舟，而蔬果菱芡、鱼蟹之属，甚为民利”，当年的百花洲也成为“居民庐舍围旋”的居民区。到明末，城市“官舍民居居什九，湖居什一”。湖面仅占城内面积的十分之一，显然有些夸张，但比起金元时期湖“居城三之一”来，湖面大为缩小却是事实。清人王士禛也说：“我乡明湖，近为人家占作藕塘之利，……划为沟塍，舟行渠间，了无烟波浩淼之趣。”湖水北缩也同水源的